

# 舞蹈，以情感的力量

□ 文心

## Z 星期话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似乎越来越注重对舞蹈技术的追求，忽视了舞蹈情感的力量。对于艺术来说，传递情感、表达思想、启示心灵才是最重要的。

舞蹈是人类的天性，因为即使是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音乐节奏下也会摇头摆手，“翩翩起舞”。可以说，在语言出现之前，人类主要以“舞蹈”的形式进行交流。如今，舞蹈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引领着一代代观众走进艺术殿堂。它通过展示优美的身体语言，实现人与人情感和灵魂的交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似乎越来越注重对舞蹈技术的追求，忽视了舞蹈情感的力量。其实对于艺术来说，传递情感、表达思想、启示心灵才是最重要的。

### □ 不是学技术，而是学艺术

芭蕾，是目前世界上受众面最大的舞种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其技术与训练尤为严格。然而，它对技巧的强调，是建立在其情感的表达之上的，芭蕾舞演员的艺术表现力，从来都是舞蹈技巧与情感表达的统一。“从基础训练‘把杆儿’开始，我们就非常注意学生的表现力。”北京舞蹈学院的肖苏华教授曾带出过许多在国际芭蕾大赛获奖的演员，他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课堂，我经常这样告诉学生：学芭蕾不是学技术，而是学艺术”。

肖苏华表示，近些年他在各种舞蹈大赛上担任评委，发现国内选手们的舞蹈动作往往很规范，但表现力却明显不足。相比之下，一些外国选手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舞台上，他们的情感表达都很投入、很自然。这虽然与芭蕾是国外舞种、从小受熏陶不无关系，但或多或少也反映出我们的舞者重技术不重艺术的心态。

不仅是芭蕾，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舞蹈对艺术水准和情感表达的要求也很高。内蒙古歌舞剧院院长李强认为，很多民族舞蹈在技巧上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因为它们大多来源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但正因为如此，它对演员的艺术表现力则要求更高。“我们经常是在节目创作时就考虑让哪个演员来演，一般会挑选日常生活中更接近剧中人物性格的演员，这样在情感上更能与角色

靠近。”李强说。

当然，强调舞蹈的情感表达能力并非排斥和忽视艺术技巧，因为对舞蹈演员来说，扎实的基本功、精湛的技巧是他们需要不断冲刺的高峰。因为技巧越强，对情感的表达能力可能就越强。

“我一直对舞蹈演员说，希望你们在舞台上能全身心投入，不仅是在技巧方面，而是将你全部的能量都投放到这个舞台上，不能有一点的保留。这样，跳出的舞蹈才会有感染力。”西班牙柯雷拉芭蕾舞团创始人安吉尔·柯雷拉说。

### □ 迎合还是引导？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艺术院团纷纷走向市场。许多艺术从业者开始思考，走向市场，就需直面观众，而艺术又不同于其他商业形式，因为它虽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那么，舞蹈作品到底是该迎合观众的口味，还是应在欣赏水平和层次上对观众有所引导呢？

“虽然每个人的欣赏习惯有所不同，但只要是精品，老百姓一定喜欢。决不能看低观众的欣赏水平。”经常带队演出的李强总结道，“像我们创排的《东归兄弟》等一些获过全国大奖的作品，每次演出的反响都不错。专家喜欢的，牧区、农村的老百姓也喜欢。是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产生新一代的观众，他们也会有新一代的口味和品位，因此，舞蹈的发展不能仅凭几个传统经典剧目，创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芭蕾来说，除了《天鹅湖》、《海盗》、《堂吉诃德》等几部经典剧目，编导们也开始考虑将更多的现代元素加入古典芭蕾当中，比如，减少古典音乐元素所占的比例，增加一些现代音乐元素等等。

但对于观众来说，改变传统的欣赏习惯、接受新的元素还需要一个过程。要让观众自然接受新的艺术形式，还需要从业者创作出更多吸引人的好作品，给观众带来高质量的艺术享受。

增加与观众群的互动，可以让舞蹈编排日臻成熟。享誉世界的《云门舞集》，就是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舞蹈形成的艺术杰作，而它正是在与普通观众不断接触与互动中得到广泛认可的。其创始人林怀民为年轻编舞家和舞者提供舞台，并在学校设立“与云门共舞”的舞蹈课程。从《薪传》、《水月》到《竹梦》、《行草》，制作精良的演出几乎每一次都受到观众热捧。“舞蹈不是一本书，一个图片，它是演出时台上台下共享的空气。而年轻编舞家的作品如果没办法形成‘空气’，他就不能成长、成熟。”林怀民表示，应该给年轻人设立一个承载“失败”的平台，在一次次的创新尝试中，观众群也会慢慢积累起来。

### □ 接地气，接人气

说到接地气的艺术，不能不提芭蕾民族化的一个成功实践——《红色娘子军》。这部芭蕾舞剧，音乐、舞蹈、色彩等方面的质量皆为上乘，开创了我国民

族芭蕾的一个新时代。中国舞协主席、著名舞蹈家赵汝蘅曾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饰演过吴清华，回忆起当年排戏的情景，她至今仍非常激动，“每次看到这个剧目的演出，我都会被激励和感动，甚至还会被感动得落泪”。

舞剧《红色娘子军》之所以长演不衰，归功于当年创作队伍专门到海南岛体验生活，将当地的生活场景、民间风情完美地融入到剧情当中。剧中的“五寸刀舞”、“军民联欢舞”、“黎族姑娘舞”等舞段，都生动表达了当地群众和红军战士们的动人形象。与古典芭蕾舞剧相比，《红色娘子军》似乎更注重对角色内心情感和性格特色的挖掘，演出时更能抓住观众的心。

“对于舞蹈编导来说，我认为首先要接地气，就是老老实实站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反映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其次还要接人气，因为艺术的中心永远是人，而人的中心是人性。离开人去搞艺术，那是没什么出路的。”肖苏华表示。

赵汝蘅认为，很多人把芭蕾归入“高雅艺术”，这样的简单划分无形中拉大了芭蕾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其实，芭蕾自从进入中国后，就不再是贵族艺术了，它从一开始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从《红色娘子军》中就可见一斑。人为地将艺术分为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这本身就是给自己设置藩篱。因为艺术要想繁荣，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舞蹈并非高高在上的艺术，它源于日常生活，也将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它需要人们的更多参与，去欣赏，去热爱，去享受。



## 欲望与灵性

□ 张忱

七日

当我们重新找回舒缓的节奏，也许就能找到被欲求和忙碌挤掉的灵性。而这灵性，原本就深藏在生活中。

近日，世界高层都市建筑学会(CTBUH)将“2013年度最佳高层建筑奖”颁给了央视新楼。CTBUH被认为是大楼高度的权威仲裁机构，它在评语中说，央视大楼从过往痴迷于高度竞赛的摩天大楼模式中杀将出来……其令人惊叹的形式强大而又

充满张力，仿佛几股力量朝各方拉伸。形成现代的追求雕塑感和空间感、成为城市天际线一部分的高层建筑。

该学会一向不满摩天大楼堆砌高度，它曾把那些既无法居住、也无法用作他途的楼顶装饰称为“虚荣高度”。央视大楼倒是没有多少虚荣高度，可它三维“大裤衩”的外形，注定了对空间和能源的巨大浪费(据参观过的人士爆料，其内部电梯众多，同时还有众多异型区域无法用于办公)。

摩天大楼本身并不经济，它造价高，施工难度也很大。而就是这种不经济的大楼，却在全国各地节节拔起。最初，它们以“钢+玻璃”的方盒形态出现，展现的是我

们对“现代化”与“国际大都市”的向往与模仿，这还多少考虑了些实用和功效；而到了央视新楼，模仿意识淡了，以雕塑形态在攀比竞赛中求胜的味道却更浓了。问题是，以数十亿元的预算和近20万平方米的黄金区域，造一个奢华的雕塑，即使能获奖，值么？

现代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欲求。为了把更高的摩天楼、更快的送货速度和更强的娱乐刺激一单全收，我们不是忙里偷闲，就是闲里偷忙。若是这快速的节奏有一刻间断，我们都会恐惧空虚来袭。可是，非如此不可么？

1913年的11月，普鲁斯特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100年后，这本小说依然拥

有着不少坚定的读者。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这种长篇累牍记录琐事的书？法国作家夏尔·丹齐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确，普鲁斯特写的日子比正常的生活更缓慢。读普鲁斯特的时候，要对自己说，我们在玩深海潜水。要抛弃白天的节奏，徐徐向前，进入这个水族馆一样的世界，周围的一切都有点软绵绵、有点迟缓”。当我们重新找回舒缓的节奏，也许就能找到被欲求和忙碌挤掉的灵性。而这灵性，原本就深藏在生活中。就像本雅明说的，“夏日午后小憩，你的眼光抚过地平线上的山脉轮廓，或抚过那将阴影投到你身上的树枝，你就经验到那些山脉的灵晕，那些树枝的灵晕”。

## 博物馆之旅

“五溪衣裳共云天”，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盛赞苗族服饰足与天上的彩云媲美。

在贵州省博物馆，一款苗族迁徙服诉说着这个民族在历史的岁月里曾经拥有的辉煌：肩部的红色几何纹饰，代表祖先曾经居住在田园肥沃、山川秀丽的长江以北的广袤大地；后背配饰一块方形背牌，黑色边框代表固若金汤的城池，象征祖先曾经创建过繁华兴盛的城市；百褶裙上绣的3条红色纹饰，分别代表祖先迁徙途经的黄河、平原和长江。

如今在贵州，苗族妇女仍喜穿绣花衣裳，松桃苗族的衣服以绣花草为主，色调素净；黔东南以绣花鸟为主，色调较浓重；贵阳、遵义、黔西一带则喜挑鲜艳的彩虹图案；黔西北喜挑较大的几何彩色图形。

贵州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李黔滨说，“在芦笙芒筒齐奏的恢宏神韵里，苗族同胞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向您展示色彩斑斓的服饰，在歌舞翩翩的动人场景里，使你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都感受到苗族服饰文化”。

苗族服饰如何能成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奇葩？贵州省博物馆使我顿开茅塞。苗族服饰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它的艺术创新，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经过接触、混杂、分裂、融合，按照人类造物的需要，通过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逐渐完成的，并具备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苗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反映出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凸显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蕴藏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

### 苗族服饰

## 五溪衣裳共云天

□ 王新伟

苗族服饰不仅是穿在整个民族身上的外部标志，它还具有规定婚姻能否缔结的功能，而且与婚嫁习俗息息相关。这正是苗族通常所说的“认衣服开亲”。

贵州苗族地区，陌生的青年男女在节日、集市、村寨相遇，凭辨认服饰就能从纷杂的色彩中找出本支系的姑娘，明确求偶的对象。

剑河县久仰苗族至今仍恪守先祖遗下的族规，不准伤害雉鸟。在其姑娘的服饰中，额头上装饰的“飘头排”，实际上恰恰是一根做工精细的银雉羽。

服饰犹如无字的史籍，在贵州博物馆珍藏的不同苗族支系的服饰里，还忠实地记录下了苗族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洪水滔天的故事，谷种来源的故事；记录了故乡的山水、邑聚、水田以及水田里的螺蛳；还记录下了近代的重要历史事件。

从总体来看，苗族服饰还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往往在运用一种主要的工艺手法的同时，穿插使用其他的工艺手法：或者挑中带绣，或者染中带绣，或者织绣结合，从而使这些服饰图案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

时至今日，面对国际流行文化的冲击，苗族民间服饰仍对世界服饰业的发展起着借鉴、继承、改良、发扬光大的作用。李黔滨说，“在欧洲国家的许多博物馆里，同样收藏着不同年代的苗族服饰。目前，世界流行的服饰设计要符合现代人心理视觉需求，不是为了传统而传统，只是因为传统中确实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使服饰既体现传统又不失现代感，还能满足现代人的心理视觉需求。苗族民族服饰表现材料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对世界服饰文化与时尚潮流影响深远”。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何东宪 敖蓉

梁婧 李丹

邮箱 jjrbzmz@163.com